

湯子遺書



同治庚午春三月

楊忠觀書

本祠堂藏板

重刊湯文正公全集敘



睢州湯文正公生鍾明季
長遇

興朝壯歲棄官遺榮求志
晚以博學鴻詞徵直史館

敘

出領使節入傳

青宮二百年來天下學士
大夫仰之若泰山北斗我
朝兩舉詞科恢閔耆碩之

彥以百數其德望尊顯中

外交推爲醇儒者惟公一人而已公之學出於孫徵君夏峯務堅苦自勵不爲異同門戶之見所爲文奏議條教原本經術礪可見

敘

二

諸施行詩賦亦溫潤茂密揚挖風雅粹然一出於正公之學行職業不因文自見或以出應詞科爲惜余思立德立言立功古稱三

不朽義無畸重自宋賢倡
道學以經濟爲功利文藝
爲浮華蓋疾承學之士不
務本希榮而無實故痛切
言之非必謂文章勲業爲

敘

三

吾道厲戒也較而論之詞
科不足以病公公之名足
以重詞科後生晚學不及
見公獲公單詞隻語宜何
如寶貴而愛慕之况公所

爲文多見道之言乎余自承宣陟巡河來中州近十年矣居公之邦慕公之爲人間取其遺書讀之歲久漫漶罕覲善本前以洛學

敘

四

編模千本示諸生未及其全劉漢臺大令權刺睢州復於公裔孫家得公明史藁二十卷家書墓誌等文都爲一編愆戇付梓中州

理學名區儒宗相望入我
朝必以文正公爲稱首此
邦人士景企前哲讀公書
必有繼公而興者余老矣
猶冀旦暮遇之刊旣成爰
敘

五

綴言於簡端思古人念來
者蓋不勝惓惓之意云
同治庚午春

後學高要蘇廷魁謹敘



潛菴湯大司空遺

未稿序

襄陵潛菴湯先生
學術師洙泗政事
慕唐虞發爲文章

閻序

應規中矩心和而
氣平一代偉人也
余景行之有素已
未歲始相見於

朝端得一謀面而先

生出入金閨行有
尺寸歸卽閉門著
書修明史日課數
紙以爲常凡飲食
宴樂之會不與以
是獨受知於

閣序

二

聖主一歲三遷晉閣學

贊襄密勿人以為
景星慶雲得覩之

爲快遂膺

特簡出撫江南江南
之人如旱之有霖
暵之有蔭赤子之
有慈母迄今俎豆
之謳思之不忘未

閭序

三

幾以宗伯召入掌
詹事遇益隆操益
勵巖巖侃侃不比
不阿旋晉大司空
卒於京邸閱明年

余奉

命撫豫駐省會距先

生之居不二百里

屢思登堂瞻眺其

讀書樂道處以職

閩序

四

守未能已已三月

因視河之便始至

錦襄而先生之靈

輒尙在故廬蕭然

四壁余進而展拜

俯仰泣下及回署
乃遣役束生芻致
祭適嗣君以遺稿
五卷見投整衣冠
莊誦先生之聲音

性情歷歷在於紙
上則見夫雍容端
肅如大臣之垂紳
正笏而立於朝也
則見夫莊恭靜穆

如君子之齋居淵
默而行於庭也則
見夫和平怡懌如
賢人之詠歌風舞
而悠然自得也則

閻序

六

見夫堅毅剛栗如
大將之步伐止齊
而刁斗無譁也其
凝以厚者如山之
峙其迅以疾者如

水之流其紆徐而
含蓄者如太古之
琴疏越而遠聞其
條暢而通達者如
康莊之路交馳而

直進沉酣乎濂洛
而不畸咀味乎韓
歐而不肆美矣備
矣文章之能事盡
矣然先生未嘗以

文自耀也欲使天
下受其福而我甯
居簡嘿之名欲使
後世宗其行而不
矜著述之富其文

之傳者蓋時至而
物生氣升而籟應
合天地之自然者
而已抑余有感焉
三代以下所謂立

德立功立言能以
一身兼之者誰哉
顏曾不遇絳灌無
文馬班潘陸言卽
傳焉而德與功無

閩序

九

足述者至若先生
其德則珪璋也其
功則鐘鼎也其言
則麟之炳而鳳之

翮也天生

聖君必生一代之臣以
佐之先生弱冠登
朝仕十年而隱隱二
十年復被

徵

閻序

王恩優渥一德一心人

莫能間雖天奪先
生之速然如先生
之得

君不可謂不遇矣因讀

斯集而併及之亦
以慰先生於九原
也

康熙二十九年歲
次庚午季冬

閻序

十一

巡撫河南等處地
方提督軍務兼理
河道都察院右副
都御史加四級年
家弟宜鎮閻興邦

拜撰



閣序

士



序

論君子者貴求之於其大尤貴求之於其深大者迹也古今來功蓋天壤言垂萬世人人可指而稱愛而傳所謂放之彌六合者是也若夫所以運此功之機發此言之本淵乎其不可測也邈乎其莫之禦也斯不謂之甚深甚深者乎在昔孔子之聖僅見行道之端於攝政之三月正叔元晦卒未獲大用於當世顏淵閔子騫終身修德求所謂著書立說以惠來世無有也將以功之未成因病其機爲未神言之未立遂

田序

一

疑其本猶未裕乎千載而下無不信孔子程朱所以不有其功者特有以抑之爲斯世斯民之不幸未嘗不爲之齋咨而涕洟於顏閔之無言則知其培植根本之詣遠而未暇及耳然則得其培植之裕而契其運用之神者豈有他哉亦惟於已試之功偶形之言細繹之以抽其緒推究之以窮其涯深者旣得而大者未竟不過時命不齊與夫望道未見之心豈其果有所弗逮也哉吾里大司空潛菴湯公君子也方入

小學卽以聖賢之學自力自筮仕後卽以行其所學

自命嘗小試於關陝嶺徼而效解組歸田年未四十
輒抱無悶之志曰取先儒諸書而熟覆之夏就正孫
鍾元先生於夏峯久之表裏洞徹同異貫通然冲默
自居卒不敢自名一說及爲魏蔚州所推轂受知

聖主寤寐吾道之行在史局則嚴是非在講筵則恭敬
沃撫江蘇無念不以民生爲先導 青宮無事不以
養正自效亶亶焉必不願就三代以下之功名人或
迂之忌之以禍患怵之不少沮也及公卒天下之人
知與不知皆曰湯公不死吾民其康乎天下之士知
田序

二

與不知皆曰湯公不死吾道其昌乎孰非以其必欲
行決其能行於其不敢易言信其能言乎其不然者
則公之不克自主與公所有待而不欲遽出耳公卒
之三月其子溥搜得常所迫不得已者凡爲詩文若
干卷在史局有明史藁若干卷在蘇州有奏疏若干
卷屬余是正而刊之公之爲德爲民垂世立教之蘊
亦可考見於是編矣讐校既竟各綴數語於篇末蓋
以知公之深聊以質公於幽而大者不得盡見於世
之故則又余之雪涕無從也同里田蘭芳拜撰

重編湯子遺書總目

卷一 語錄

卷二 奏疏

卷三 序記

卷四 書牘

卷五 賦頌論辨擬詔露布策考啟引題跋

卷六 傳志墓表行述事狀像贊祭文

卷七 陝西潼關道按察司副使任內公牘

卷八 江西嶺北道布政司參政任內公牘

卷九 江蘇巡撫任內公牘

湯子遺書總目

卷十 詩詞

附錄前賢各原序原跋及蘇源生嵩談錄辨
困學錄辨二則

重刻湯子遺書例言

一先生全集經門人似齋王氏

廷燦

編輯卽今

四庫全書所收湯子遺書十卷是也先是先生友

人簣山田氏

蘭芳

嘗評輯遺藁五卷閩梅公中丞

興邦

又加評梓行先生裔孫又補刻疏藁家書年

譜均未進呈茲并采入以補未備

一卷首恭載

宸章謹案年月編次紀

崇儒之

曠典也次摹先生遺像以申景仰次行略墓志銘

重刻湯子遺書例言卷首

逸事記年譜庶讀是書者於先生道德功業開卷

了然至年譜內原載

宸章因改列於前不重錄

一王本編次始以語錄終以詩詞總目共分十卷

而各卷分目因有續增改作十四卷未免自乖體

例與四庫所載卷數不符茲將雜文中學言移附

於卷一語錄後卷二奏疏照家刻本增訂以卷四

之記併入卷三序文下以卷五之書牘改作卷四

家書附於其末以卷六之賦頌論辨改作卷五而

以卷八雜文中之擬詔露布策考啟引題跋附入

以卷七八之志傳墓表行述事狀及雜文中之像贊祭文改併作卷六因告諭數目獨多故以在潼關者分列作卷七在嶺北者分列作卷八在江南者分列作卷九而仍以詩詞列作卷十終焉蓋王本之十卷久已進呈不敢復改也至所補入之田本家刻本各篇以類相從卽分載於各卷不另編一前賢各原序原跋策作卷終附存於全書十卷之後至祭文挽詩建坊記之類擬照王本附於簡末惟純疵迥殊概從裁汰識者諒之

一前明人文集每加評點田本仍沿其習先生著重刻湯子遺書例言卷首

二

作理明詞達閱者見深見淺各有會心未可局於方隅之識茲第照王本鐫刻本文而無評點似較大方

一前賢詩文集之收入

四庫者類多頂格書鐫遇應擡寫之字不論三擡雙擡單擡概用另行平擡茲特仿成式付梓

一田本及家刻本字多俗體偏旁筆畫半皆舛訛是刻再四校讐悉心糾正雖不能盡免豕魚之誤視別本略精嚴矣

一是書咸豐癸丑燬於兵燹直隸通州劉漢臺大

令廷柏攝篆睢州來諭於余余爲倡捐屬令釀錢

鳩工重付剗厠所有編輯校勘則浙江蕭山徐春

耀大令光第專司其事無間始終又由江南甘泉

李子衡觀察汝鈞江南丹徒劉子恕觀察成忠覆

核酌定而浙江仁和陳雨鄰大令樹勳四川涪州

周子衡大令淦湖南善化張蔭庭大令家槐河南

祥符王莘樵廣文儒行及先生昴孫春圃廣文樹

茗曾任分校亦與有力焉

廣東高要蘇廷魁識

重刻湯子遺書例言卷首

湯子遺書卷首

宸章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五月初一日

皇帝遣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管理通省驛鹽
仍以副使分守開歸河道加一級張司明

諭祭於

經筵講官工部尚書湯斌之靈曰鞠躬盡瘁臣子
之芳蹤卹死報勤國家之盛典爾湯斌操守廉潔
才猷素著克盡職掌厥有勤勞方冀遐齡忽焉長
逝朕用悼焉特頒祭葬以慰幽魂嗚呼寵錫重壚
湯子遺書卷首

庶享匪躬之報名垂信史聿昭不朽之榮爾其有
知尙克歆享

雍正十一年癸丑六月初六日奉

旨設位賢良祠春秋二仲致祭

賜匾額崇忠念舊十一月十八日

皇帝遣分守河北兵備道加僉都御史駐劄武陟
縣管轄彰德衛輝懷慶三府兼管河務河南布政
司參議孔傳煥

諭祭於

經筵講官工部尚書管詹事府事湯斌之靈曰翊

熙朝之泰運端重良臣稽冊府之宏猷宜崇元祀
蓋成勞茂著生平之風概如存斯盛烈昭垂奕世
之寵褒益篤載申綸綍式薦牲醪爾湯斌行己端
方服官敬慎出參方伯已覘幹濟之才入試鴻詞
允稱淹通之選撫吳會而整躬勵俗清德可風蒞
卿班而勤職奉公醕修益懋於戲流芳竹帛卓然
一代之完人樹範巖廊允矣千秋之茂典列豆籩
於祠宇渥澤攸隆布筵几於里閭湛恩疊沛靈其
不昧尙克欽承

乾隆二年丁巳三月二十日

湯子遺書卷首

二

賜諡文正六月二十五日

御製碑文八月二十八日立於公祠曰朕惟人臣
事君忠清爲重其有原本理學砥礪官方爲一代
之純臣接先儒之正脈者則必溯厥曩徽褒嘉美
諡升諸祀典樹以豐碑所以久而愈彰也爾原任
經筵講官工部尙書湯斌器資疑厚品詣端醇講
學鄉邦深體六經之蘊歷官禁近每持一介之操
膺節鉞以宣猷膏流南國矢寅清而典禮望著中
朝冰銜兼領於宮端水部仍趨於講席秉剛方之
直節生被殊榮錫文正之嘉名歿垂永譽功宗聿

祀琬珍爲昭於戲誠意正心不負生平之所學先
憂後樂如親當日之高風視此貞珉光於奕世於
十一月初三日

皇帝遣河南歸德府知府加一級紀錄二十次李

閻林

諭祭於

經筵講官工部尙書管詹事府事諡文正湯斌之
靈曰國家褒賢勸善首重真儒人臣佐化宣猷尤
崇廉節祀功宗而允協錫嘉諡以常昭爾原任工
部尙書湯斌立品端方當官清白擢居館職文名
湯子遺書卷首

三

擅宏博之長久直講帷道脈得源流之正自量才
於兩浙化雨無私逮建節於三吳甘棠垂蔭超遷
南省銜兼宮尹之清旋領冬官望倚經筵之重一
代之儒風足式千秋之祀典宜光於戲廷議僉同
愈信清操於終始老成不作尙留遺愛於東南特
賜祭以錫名庶來歆而來享

乾隆四十年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御批湯子遺書十卷國朝湯斌撰斌有洛學編已
著錄斌在國初與陸隴其俱號醇儒隴其之學篤

守程朱其攻擊陸王不遺餘力斌之學源出容城孫奇逢其根柢在姚江而能持新安金谿之平大旨主於刻勵實行以講求實用無王學杳冥放蕩之弊故二人異趣而同歸今集中所載語錄可以見其所得力又斌雖平生講學而康熙己未

召試以詞科入翰林故集中詩賦雜文亦皆彬彬典雅無村塾鄙俚之氣至其奏議諸篇規畫周密條析詳明尤昭昭在人耳目者矣蓋其著述之富雖不及陸隴其而有體有用則斌尤通達治體云
乾隆四十七年

湯子遺書卷首

欽定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御批湯子遺書十卷國朝湯斌撰斌學出孫奇逢主於堅苦自持而事事講求實用故集中語錄宗旨在朱陸之間其奏疏皆規畫周密條析詳明不同迂論文章雖其餘事而具協雅音康熙己未召試博學鴻詞以詩賦入高等亦講學家所希有矣

乾隆 年

欽定國史湯斌傳湯斌河南睢州人母趙氏明末流賊陷州城殉節死父祖契攜斌避兵流寓浙江

世祖章皇帝順治二年大兵定江南江西斌隨其父旋里九年舉進士由庶吉士授

國史院檢討十二年二月應

詔陳言請廣搜野乘遺書以修明史且言宋史修於元至正特傳文天祥之忠元史修於明洪武亦著巴顏布哈之義我

朝順治元二年間前明諸臣亦有抗節不屈臨危致命者與叛逆不同宜令纂修諸臣勿事瞻顧昭示綱常於萬世下所司大學士馮銓金之俊等謂湯子遺書卷首

斌誇獎抗逆之人擬

旨嚴飭

世祖特詔斌至南院溫諭移時九月

諭吏部曰翰林官員讀書中祕習知法度自能以學問爲經濟助登上理茲朕親行裁定十八員皆品行清端才猷贍裕各照外轉應得職銜升一級用於是斌爲陝西潼關兵備道十六年調江西嶺北道甫至任流賊鄭成功犯江甯陰遣賊黨至贛州流言煽誘僞通海侯李玉庭踞雲都山寨詐約降實何南安無備謀陷城斌廉得成功奸細白巡

撫蘇宏祖斬之又請移兵守南安玉庭果來犯屍
有備卻走游擊洪起元追逐數月乃就擒斌以父
老乞休歸里尋丁憂旣服闋聞容城孫奇逢講學
夏峰往受其業

聖祖仁皇帝康熙十七年

詔舉博學鴻儒尙書魏象樞薦斌學有淵源躬行
實踐副都御史金鉉薦斌文詞淹雅品行端醇

召試一等授翰林院侍講同編修彭孫遹等纂修
明史二十年充

日講起居注官浙江鄉試正考官轉侍讀明年爲
湯子遺書卷首

明史總裁官並纂修

太宗文皇帝

世祖章皇帝聖訓遷左春坊左庶子二十三年二
月擢內閣學士充

大清會典副總裁官時江甯巡撫余國柱內遷左
都御史調湖廣巡撫王新命代之新命旋遷兩江
總督六月九卿等會推學士孫在豐浙江布政使
石琳堪任江甯巡撫

上諭大學士曰所貴道學者在身體力行見諸實
事非徒託之空言今有道學名者甚多考其究竟

言行皆悖朕聞學士湯斌曾與孫奇逢講明道學頗有定行前典試浙江操守甚善可補授江甯巡撫斌瀕行

上諭曰以爾久侍講筵老成端謹江蘇爲東南重地故特簡用居官以正風俗爲先江蘇風俗奢侈浮華爾其加意化導移風易俗非旦夕事從容漸摩使之改心易慮當有成效錢糧歷年不清督撫所奏錢穀刑名大事多有舛錯爾能潔己率屬自然改觀

賜御書三峯馬一表裏十銀五百兩十月

湯子遺書卷首

上南巡至蘇州

諭斌曰向聞吳閭繁盛今觀其風土大略尙虛華安佚樂逐末者多力田者寡遂至家鮮蓋藏人情澆薄爾當使之去奢返樸事事務本庶幾家給人足可挽頽風朕欲周知地方風俗小民生計有事巡行凡日用所需皆自內府儲備秋毫不取之民間恐不肖官吏借端妄派以致擾民爾其嚴察劾奏

駕至江甯

諭斌回署治事

賜御書及狐腋蟒服初余國柱任巡撫奏言淮揚二府屬水淹涸出者令次年徵輸額賦至是斌以遣員履勘仍然水淹卽涸出者亦未耕種奏入部議令再勘斌仍以實奏事乃寢二十四年四月疏言蘇松等府賦額繁重康熙十八年以來積逋若同時並徵民力不能兼完知縣催科幾敲撲不輟請於二十四年起分年帶征俾官無挪新補舊之弊民無廢棄農桑之苦疏下部議行是年秋淮揚徐三府復水斌條列蠲賑事宜以

聞請發帑五萬兩糴米湖廣先借所屬知縣倉穀
湯子遺書卷首

八

散給又言災地百姓餬口無資恐入冬飢寒兼迫流亡者多臣與漕臣徐旭齡河臣靳輔定議二臣就近分董淮安賑務臣卽至清河桃源宿遷邳豐諸州縣察賑

上命戶部侍郎素赫往助督賑俾災民咸就撫輯斌先後奏劾蘇州知府趙祿星揚州知府張萬壽句容知縣陳協濬宜興知縣蔡司霑如臯知縣盧縉睢甯知縣葛之英江都知縣劉濤金壇知縣劉茂位等貪酷劣蹟並褫革勘治常州知府祖進朝以失察屬吏降調斌奏留之部議不准得

旨祖進朝既經巡撫湯斌保奏清廉可從所請仍留原任以勸廉吏行取知縣爲御史斌疏官行取定例必錢糧胥完而蘇州松江二府賦重役繁甲於天下銓選得此輒謂遷擢難期頽然自放或竟罔顧官箴臣受任巡撫首以察吏安民爲念徧告屬員

聖上知人之明出自天授苟能潔己愛民決不至久沈下位故一時守令爭自濯磨操守廉潔政績表著者實不乏人然錢糧則萬萬不能十分全完蓋勢處其難智勇才力俱困今若拘成例勢必以湯子遺書卷首

九

僻壤小邑易於臧拙者塞責未足以光鉅典惟吳縣知縣劉滋吳江知縣郭琇廉能最著乞俯准行取以勵循良俾繁劇與兩邑相符者亦知有登進階相率奮勉疏下部議以二員俱有錢糧未完案格於例得

旨劉滋郭琇湯斌旣稱爲廉能最著准其行取二十五年三月斌疏言吳中風俗尙氣節重文章而佻巧者每作淫詞豔曲壞人心術蚩愚之民斂財聚會迎神賽社一旛之值至數百金婦女有游冶之習靚妝豔服連袂寺院無賴少年學習拳勇輕

生好鬪名爲打降臣嚴加訓飭委曲告誡一年以
來寺院無婦女之游迎神罷會豔曲絕編打降斂
跡惟妖邪巫覡習爲怪誕之說愚民爲其所惑牢
不可破蘇州府城西上方山有五通淫祠幾數百
年遠近之人奔走如鶩牲牢酒醴之饗歌舞笙簧
之聲無時間歇諺謂其山曰肉山其下石湖曰酒
海凡少年婦女有寒熱症者巫覡輒曰五通將娶
爲婦病者神魂失據往往羸瘵而死每歲常至數
十家視河伯娶婦爲更甚臣多方禁之其風稍息
比因臣勘災至淮乘隙益肆猖獗臣遂收妖像木
湯子遺書卷首

十

偶付之烈炬土偶投之深淵檄行有司類此者盡
撤毀之其材備修學宮葺城垣之用民始而駭以
爲從前曾有官長銳意革除旋即遇祟而死皆爲
臣危之數月之後見無他異始大悟往日之非然
吳中巫覡最黠且悍恐臣去任後又造怪誕之說
箕斂貲財更議興復請

賜特旨嚴禁勒石山巔庶可永絕根株疏上得

旨淫祠惑眾誣民有關風化如所請勒石嚴禁直
隸及各省有似此者一體飭遵先自廷臣有言輔
導皇太子之任非斌不可者於是

上諭吏部曰自古帝王諭教太子必簡和平謹恪之臣統領官僚專資贊導江甯巡撫湯斌在講筵時素行謹慎朕所稔知及簡任巡撫以來潔已率屬實心任事允宜拔擢大用風示有位特授爲禮部尚書管詹事府事閏四月斌至

諭曰天下官有才者不少操守清廉者不多見爾前陛辭時言平日不敢自欺今在江蘇克踐前言朕用嘉悅故行超擢爾其勉之初河臣靳輔與按察使于成龍論河工事久未決

命尚書薩穆哈穆成額往會斌勘議斌謂宜濬高湯子遺書卷首

十一

郵寶應諸縣下河俾積水漸歸於海開一尺有一尺之益開一丈有一丈之益薩穆哈等因靳輔欲於下河築隄束水入海還奏開濬無益至是

上詢斌斌以前議對

上詰問薩穆哈穆成額各語塞遂褫其職特遣侍郎孫在豐督濬下河如斌議尋充

經筵講官時始設太子講官以斌與詹事尹泰郭

棻少詹事舒淑中允閣世繩贊善黃與堅充之斌疏薦候補道耿介賦性剛方踐履篤實潛心經傳

學有淵源雖年逾六旬精力尙健乞徵取引

見以備錄用

上遂授介爲少詹事

命斌與介輔導太子二十六年五月因不雨詔臣
工直言得失靈臺郎董漢臣以諭教元長慎簡宰
執奏御史陶式玉劾漢臣摭拾浮泛之事誇大其
詞欺世盜名請逮繫嚴鞫疏下內閣集九卿議有
欲重罪漢臣者尋奉

特旨免議而余國柱時爲大學士以斌當九卿會
議時有慚對董漢臣之語傳

旨詰問斌奏董漢臣以諭教爲言而臣忝長官僚
湯子遺書卷首

動違典禮負疚實多

上以詞多含糊令再回奏斌言臣資性愚昧前奉
綸音一時惶怖罔知所措本欲自陳愆過致語多
牽混罪何可辭臣自念供奉以來並無正經善言
足以仰助萬一而臣動違典禮循省自慙年來衰
病侵尋愆過叢積乞

賜嚴加處分以警溺職

上因其遮飾具奏仍不明晰降

旨嚴飭之左都御史璟丹王鴻緒副都御史徐元
拱鄭重等劾斌奉

論申飭不痛自引咎並追論其於蘇州去任時巧飾文告沽名干譽會耿介以疾乞休詹事尹泰少詹事舒淑開音布翁淑元劾介僥倖求去實無痼疾並劾斌妄薦如尸之人吏部尚書達哈塔疏言臣奉

命輔導東宮數日之內負罪實多以湯斌耿介不能當其任况庸陋如臣乞准解退疏並下部察議斌介達哈塔俱應革職

上命斌與達哈塔仍留在九月改工部尚書未幾疾作

湯子遺書卷首

三

遣太醫診視十月卒年六十有一遺疏入遣大臣奠茶酒

諭曰湯斌任巡撫時廉以自守特加擢用忽聞溘逝深軫朕懷

命由驛還櫬下部議卹部臣以斌曾降七級回奏奉

特旨仍如尙書例予祭葬後祀陝西江西江南名

宦

世宗憲皇帝雍正十年

詔入賢良祠

今上乾隆元年

賜諡文正所著有洛學編潛庵語錄詩文諸集按道光三年始從祀孔子廟庭而史傳乃乾隆間史臣編纂故從祀一節尙未列入此篇係從現行滿漢名臣列傳恭錄付刻

乾隆

年

欽定國史湯斌傳湯斌字孔伯號潛庵河南歸德睢州人母趙氏明末流寇破睢城殉節死斌隨父祖契避兵河北流寓江南順治二年始奉父還睢斌天性純孝刻苦向學中壬辰進士選庶吉士授檢討出爲潼關道副使時方削平滇蜀關中軍旅湯子遺書卷首

丙

孔道徵發旁午斌辦給如法簡差徭嚴保甲盜賊肅清調嶺北道參政其治所與閩廣鱗比奸寇出沒斌密布方略擒渠魁李玉廷斬之餘黨悉定尋以父病假歸久之用博學鴻詞薦

聖祖親試置高等補翰林院侍講轉侍讀直講筵敷陳切摯

聖祖知其品行醇慤由庶子擢內閣學士

命巡撫江蘇斌爲治諳大體恢廓不疑以江南賦重逋多議請分年帶徵又請減明末所增餉額除邳州版荒田稅並報可吳俗故奢敝尤尙襍鬼櫻

伽山有五通祠民間歲進子女禱賽斌投其像太湖中淫祀遂絕開置社學導以禮讓身自布衣蔬食爲百姓先蒞吳三載風俗丕變

召爲禮部尙書尋改工部卒

子祭葬如例癸丑祀賢良祠斌砥礪名節剛方廉介尤潛心理學著有洛學編乾隆二年追諡文正

按公之三子沆乾隆二年將遺書并家中所藏合爲一集而續刻之其原跋有雍正十一年蒙入賢良祠命詞臣作傳等語此篇自其續刻本錄出未知有誤否存查

道光三年癸未二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禮部議覆通政司參議盧浙請以湯斌從祀
湯子遺書卷首

五

文廟一摺原任工部尙書湯斌學術精醇順治年間有

旨褒其品行清端康熙年間有

旨稱其老成端謹至其政績卓著則禁侈靡興教化舉善懲貪興利除弊官嶺北時擒獲巨寇以靖地方巡撫江蘇時毀不經之祀化鬪狠之風奏豁民欠議減賦額還京之日部民送者十餘萬人其餘忠言讜論剴切詳明正色立朝始終一節所學

主於堅苦自持事事講求實用著書立說深醇篤實中正和平洵能昌明正學遠契心傳湯斌著從

祀文廟東廡列於明臣羅欽順之次以崇實學而
闡幽光欽此謹案同治二年六月禮部再合原定
及續增從祀諸儒各就時代生年一
東一西以次排列奏改兩廡班
位改列在西廡黃道周之次

湯子遺書卷首

行略

六



像

卓哉湯子一代偉人挺生應運嵩岳降神皇變

稷契濂洛關閩庶幾媲美兼備厥身家稱孝子

國號名臣出為觀察設政寧民也經之紀克寬

克仁槁槁不阿負氣嶙峋用舍行藏樂我天莫

帝心簡在召自楓宸琳琅翰苑黼黻朝紳韓歐蔡

鑑琰夷同倫持衡束浙桃李綦綦澤被率土望

重北辰追思鳳采奕亦臣忠仰躬儀衮草不尊

親

錢塘後學徐日焜

徐日焜印

先考諱斌字孔伯號荆峴一號潛菴先世爲滁州
之來安人始祖諱寬從明太祖起兵積功至廣東
神電衛世襲百戶子諱銘調中都金川門百戶再
傳諱庠以功陞睢陽衛前所世襲千戶遂家焉三
傳諱英襲衛職四傳諱卿以平巨寇王堂功陞世
襲本衛指揮僉事累功至驃騎將軍中都正留守
五傳諱易以功至明威將軍陝西岷州衛守備是
爲府君之高祖子三次諱希范以貢生任山西趙
城縣縣丞是爲府君之曾祖子諱敏爲州庠生卽
湯子遺書卷首

行略

大

府君祖也孝友寬仁於兄弟族人篤愛無間言與
人終身無忤色又嘗以千金赴楚爲趙城公購棺
木比至歲大饑遂傾囊賑之再往始獲木焉子四
人我祖其季也諱祖契庠生慷慨明達凡大義所
關介然不撓鄉黨間每有所疑或地方大事就正
者輒片言立決府君旣貴惟諄諄以忠孝相勉勵
誥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凡三爲鄉飲正
賓崇祀鄉賢子二長卽先府君府君自幼不好嬉
戲八九歲時耆儒王先生慕祥開塾講小學人皆
憚其嚴正府君獨侍坐終日無倦容歸卽見諸行

事遇貴胄與馬赫奕者泊然不以動念王先生嘗謂先大父曰令子真大器也爲制舉義嘗不起草宿儒多遜不能及平日讀書外無他嗜家貧常借人書篝火讀達旦率以爲常年十六就傅北郭外李自成寇睢城府君聞變奔還城已閉乃繞濠痛哭先大父及先大母趙恭人遣人從城上語使去府君不忍遠違伏近郭外斷蓬坑中時州守遁民開門納賊先大父負曾祖母而逃府君聞賊入城冒難奔赴至則先大母已罵賊膺刃歿矣府君號泣不欲生絕食者六日先大父強之乃食旣殯隨湯子遺書卷首

行略

尤

大父避難河北舌耕以養旣而伯祖賈皇公卒襁州有弱息留嚮大父率府君往欲攜之歸而李自成破北京乃寓衢讀書山中每念先大母苦節恐不聞於世益自刻苦嘗中夜大哭哭已復讀夜深虎羣嘯林外與書聲相間久之山中民皆感動時時來餽燈油米食府君卻不受日焚敗葉繼晷飲泉水咽糠粃而已尋至南京以流寓應試七試皆冠軍已而有令納軍需數兩方許入庠遂棄去乙

戊子舉於鄉己丑會試中式壬辰成進士

世祖章皇帝親試擬

御製大清會典序及送敬謹親王南征詩改宏文
院庶吉士邸舍不蔽風雨閉門讀書不妄交遊甲
午授國史院檢討學士山陰胡公兆龍欲屈致一
見終不肯往乙未

詔選翰林科道出任監司府君名在選中有品行
清端才猷贍裕之

諭以應得職銜加一級用明年補潼關道副使潼
關自明季亂後民多逃竄城中不滿三百家是時

湯子遺書卷首

行略

三

天兵下黔者屯成都漢中而經略洪公屯湖南征
調轉輸之眾必經其地官吏科斂以辦軍需驛遞
重困府君戒屬吏曰毋科取民財毋妄用驛夫兵
來吾自應之自是大兵將至府君使人迓之境
外與申約束曰部文所需有不給者公請劾我若
於額外動民間一草我亦當論公是後兵至肅然無
敢犯者屬吏皆兢兢奉法撫勞備至再閱歲關城
中流民歸者數千戶府君見鄉大夫惟問民疾苦
及興革事宜有某公比日三謁無所言府君甚異
之後聞其甥與人爭產欲爲私請旣見終不敢出

口也行保甲有盜卽獲自是四境晏然又患民風強悍爲設學講律有兄弟相訟者府君收其詞不問令於講鄉約時必至凡三至涕泣自陳悔過遂出詞還之卒相友愛府君去時猶追送數百里也
順治十四年恭遇

覃恩階中憲大夫封先大父如其官贈先大母恭人府君心稍慰戍戍撫軍陳公薦於

朝時在任未三年民愛之如父母偶因勘荒行屬邑遇雨止大樹下旣去民以朱欄護樹時人比之甘棠云己亥陞嶺北道參政轄贛南二府爲治一

湯子遺書卷首

行略

三

如潼關時甫三月清積案八百餘件贛據四省上游地大山深互稱巖疆有李玉廷者爲明舊將以本部萬人入山爲盜府君過南昌巡撫張公屬之曰贛寇非君莫辦勦撫惟所爲府君至以手書諭之遂許降約入山自招之未及期七日而海寇犯江甯報至府君夜見贛撫蘇公請檄將士嚴城守且曰玉廷許降非心服也今必變矣某勅文當駐南安南安無兵必先被寇請往夜馳至郡設守甫畢而寇果至見有備驚走曰湯公預料如此何可當也遂散兵焚掠府君與撫軍密計擒玉廷其弟

秀廷以眾降當玉廷之初叛也邸報斷者九日人情洵訛言江甯失守蘇公將調兵防灘府君策海寇陸戰必敗訛言必玉廷爲之欲分我兵力耳蘇公遽起執府君手曰公言是也會捕得海寇謀者蘇公以屬府君一問卽承撫軍曰此當繫獄候旨府君曰今人心搖動請平南王旗軍孫大市馬過旨往返萬里脫有變奈何遂卽斬以其一式聞數日報至海寇敗又平南王旗軍孫大市馬過南安殺二人其帥董遊擊誣被殺者以盜問官僅擬鬪殺律平南王怒曰所殺者盜也當勿論切責湯子遺書卷首行略

三

南安守及推官皆錯愕不敢問乃援

赦例

以請時府君初受事白撫按曰勢相敵者謂

之鬪孫大持刃在營身無寸傷而民以兵死擬鬪

不當乞自審一訊得實大止殺一人其一乃陳報

國殺也遂坐大斬而申請平南索報國回稱報國

攻文村死矣然大竟抵罪一時旗軍畏服無敢犯

者先是府君由潼關移任便道省親值先大父病

血痢欲留養例不可抵任時遂憂思致疾會軍興

力疾視事賊平具呈乞歸督撫按皆難之駁再四

府君狀報曰某母趙氏壬午殉難最慘已負終天

之恨赴任時歸省某父抱病馬首南馳方寸已亂
留之終無益於地方且老父聞某病病必劇是某
貽誤巖疆不可爲臣病貽親憂不可爲子也巡按
見之惻然乃代請

子告時年三十三矣是行也不孝溥方九歲與母
俱未從先府君攜二僕往返八千里平盜患有馬
一匹歸時驚之充資斧百姓扶持相送莫不歎息
泣下甚有痛哭者歸侍先大父色養備至繼大母
軒愛府君如己出府君竭誠盡孝亦無異所生每
日暮先大父遣就寢猶讀書至夜分不輟後課不

湯子遺書卷首

行略

三

孝溥等亦然曰吾非望汝蚤貴少年兒宜使苦苦
則志定將來不至失足也授四書外授尙書已授
昌黎文百篇漸及史漢先儒諸書最後課舉子業
曰汝將來長成吾未必及教汝先略讀諸書知大
義庶無廢業嗚呼府君之爲不孝等遠慮如此今
追憶之其何能不仰天長號耶居之西百步爲先
大母趙恭人祠每朔望謁家廟畢必至祠肅拜數
十年如一日甲辰先大父卒府君哀毀骨立席藁
柩旁晨夕號慟旣葬數日一省視墓樹數百株一
枝損必歛歔不置每遇先大父大母忌辰輒素服

終日色慘然不樂卽至起官後亦題別主自隨雖
事至叢劇不廢展謁爲幼叔延師教誨冀其成立
曰以竟吾父未竟之志也嘗受業孫鍾元先生之
門先生亟稱之作詩以贈行居家閉門郡守罕識
其面今浙江巡撫金公鉉與府君同年壬子任河
南布政使相別二十年見郡守問府君對言睢州
未聞有此人也金公以是益重之會

上諭舉外官告病者州守程公以名聞金公力主
之府君以母老懇辭者三事乃己乙卯

上諭舉賢才赴軍前大學士熊公賜履詢之魏公

湯子遺書卷首

行略

函

象樞曰吾曩見某文久欲薦之然未謀面魏公曰
此山中學道人也舉之誠當顧其家貧甚不能治
裝奈何遂止戊午

詔舉博學鴻儒於是魏公金公交章共薦郡縣迫
之行乃駕牛車入都止僧舍中日柱門危坐未嘗
輕謁顯達旣試

上親第爲甲等部議以原官修明史

上命補翰林院侍講編纂日無暇晷爲明太祖本

紀四卷列傳十餘卷辛酉充日講起居注官尋轉

侍讀典浙江試所得皆孤寒士雖下第者皆嘖嘖

稱道事竣卽行撫軍李公本晟留之終不可壬戌
充明史總裁癸亥五月始日直

講筵纂修

兩朝聖訓五鼓入

朝講畢侍

起居歸則裁定明史成歷法天文志及英景憲孝
四朝列傳考訂期於確核時方酷暑汗流浹背不
懈也每日暮正襟端坐潛思經義以備詰朝進講
不孝溥請稍息府君不聽曰此

君命也是年歷左右庶子嘗侍立

湯子遺書卷首

行略

壹

上顧問汝平日有詩文乎其繕寫以進歸寓朝服
手書越日卽呈

御覽

上召至乾清宮語良久始出嘗
恩賜緞紗先捧至大父主前再拜仍寄大母以榮
君賜甲子超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在閣凡四
月公事外未嘗與大學士接語會江甯巡撫缺廷
推孫公在豐

上特擢授陞辭

上深加獎諭

賜鞍馬一綵緞十白金五百兩比行又入見
上撤御饌賜之復

賜御書三軸曰今當遠離展此如對朕也時

上將南巡乃星馳赴任受事後文案山積數日卽

迎

駕北去乃就舟中批發晝夜不假寐者六日旣見

上於淮安城南

上顧問慰藉備至遂前驅至蘇蘇城道極狹制府

將毀舍廣馳道府君曰如此則數萬人無所安息

非

湯子遺書卷首

行略

矣

聖天子問民疾苦意遽下令止其事

上至府君扈

蹕至江甯

上再賜御書一軸蟒裘一襲羊酒珍羞回

鑿日傳

旨令徑歸署時蘇松賦重積逋相仍官不滿三歲

輒罷以故皆不自愛而私規近利上官陰持其短

索賂益急虧庫金繫獄者纍纍富商大賈聚處都

市以侈靡相競男婦冶遊巫覡奉妖祠飾怪惑眾

民日趨奸利訟師主誣詞興獄輕猾少年懷刀嘯

乎主打降略識字則造淫詞邪說或結旗丁爲主契券以奪平民或盤據各官署舞文法累世相承以擅利淮揚十年昏墊民不聊生號稱難治府君至則進州縣吏謂若等以金事上官本爲巧宦計今官斯土者旣絕意陞遷尙何復冀而以庫金媚人顧汝等或爲所脅今與若更始苟稱職吾力或能拔汝卽不能以考成罷歸猶得守墳墓樂餘年奈何日坐堂皇引前官妻子勘產顧反蹈所爲皆頓首涕泣曰公活我又戒司道府官不得責屬吏餽皆指天自誓曰謹從公令於是除耗羨嚴私派

湯子遺書卷首

行略

三

清漕弊省獄訟汰蠹役杜請託行保甲革鹽商匪費一切皆以身先數月劾其不奉令者已又劾其陽奉而陰違者於是屬吏爭自濯磨制府以下相戒不受撫屬一錢奉使京朝官必棹疾過地方官未嘗餽斗米吏治大清府君愛民出於誠爲政以寬民力卹疾苦興教化培植根本爲務嘗請改並徵積逋爲分年帶徵免十八十九兩年災欠減賦額寬考成豁逃丁調驛困免蘆課買銅除邳州版荒捐明神宗朝所加九釐餉前後疏數十上部議或從或否而府君未嘗以數爲嫌聞有災傷輒通

夜不寐疏立拜發初至報睢甯沐陽邳州災蠲賦數千兩又報泰州災并蠲前二年賦且入永蠲案內次年淮揚徐大水奏報免賦十餘萬兩又盡免高郵寶應等州縣賦復幾十餘萬發常平倉粟及丐將軍提鎮權關輸粟往賑又檄布政司以庫銀五萬兩告糴江西湖廣先發後

聞或以爲不可府君曰候

旨然後告糴民皆溝中骨矣吾甯先發金脫格部議以所糴平糴足償庫何患乃遂遣兩府同知往誠曰若至極陳淮揚災狀言米斗一金購及半運湯子遺書卷首

行略

天

還俟後令已而大賈爭集淮揚斗米百錢而已後糶米償庫

國帑無損而民賴以活者數十萬有司請報湖蕩蓮芡府君駁還曰朝廷任土作貢未聞問諸水濱老吏叩頭以例請府君曰例白人作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且蓮芡歲或不熟一報部卽爲永額後欲去之豈可得乎又禁冶遊崇儉約驅僂伶懲豪猾淫詞邪說馬弔博具一切皆絕又禁有喪者不得火化及久不葬比一歲報葬者三萬餘棺有五通神者江以南崇奉數百年禍福立應歲娶民

間子女爲婦所娶婦皆立死遠近奔走如鶩督撫
初至謁畢然後受事府君取其像投太湖中民大
駭已而妖遂絕廣立義倉社學聚生徒講孝經小
學月吉講

上諭律令民間凡所爲稍不法者輒恐府君知風
俗大變時民見吏胥皆奉法惟謹權貴絕口不敢
請託而民用日省乃因府君姓爲諧語曰黃連半
夏人參湯也又以自奉儉約謂之豆腐湯云吳縣
監生王某者文恪公裔也有奴竊貲逃數年矣突
引弓刀數十騎來自稱鬻身親王府詬罵索金錢
湯子遺書卷首 行略

完

官吏莫敢呵問以告府君立收送獄中論如法又
常熟縣奴某持其主之父國初受隆武劄迫主遠
出欲據有主婦府君廉知大怒曰國家屢更大赦
此草昧時事何足問而豪奴以脅若主乎拘到追
劄付火斃之杖下百姓莫不稱快時海禁初開浙
江提督請遣將巡海中捕盜

詔下四省議府君議曰盜聚然後加兵今兵加何
所而輕遣將徒使寇掠海中爲買賣患久之必成
畏途今當靜以待動無爲事先督撫多如府君言
議上遂止故事印官委署由布政使擬送頗有用

賄得者府君謂未任而先有所費何以責廉令掣籤如選例或請府君講學府君曰盡吾職卽學也今人以講學釣名隳本業而長奔競吾未見其可也或請爲府君立書院府君曰吾不講學安有書院比者功令禁生祠所在稱構書院藉斂父老財飾僞長奸吾甚不取乃下令嚴禁吳有隱士徐枋者居西山下四十年人罕得見府君重其品節欲因以勵頽俗嘗屏驕從造其門枋終不肯出久之府君乃去時人兩高之夏月蠶盛從質庫贖做苧帳以自覆錫山泉名天下府君竟任未嘗酌杯水湯子遺書卷首

行略

三

朔望謁廟屬吏至不敢代市辦香署中秉燭治事夜四鼓始假寐日中始食自此心血枯槁嘗顧謂溥曰古人云食少事多豈能久乎已而曰

君命卽天命也一歲嘗四至淮上冬夜乘小漁舟渡江幾覆北風凜冽背痛者數日歸值歲終封印猶晝夜拮据見屬吏必反覆丁寧告以

君恩不可負民命不可殘諄諄如家人父子一時政績卓然而府君意猶未愜蓋經營厝設十未竟二三且曰吾自信者心耳安能保其必當乎時一

切當奏聞者皆有期會過則奪俸江蘇所屬北至

豐沛千二百里兼按察司在江甯相去復五百餘里殺人及盜質審動輒逾限故往日事非不得已不奏府君曰是欺也且奸盜復何畏乎乃悉具奏雖罹罰不恤然每奏罰輒荷

恩破格寬免府君之初受事也值蠲漕四分之一既而請分年帶徵或以爲柄臣功先後索金四十萬府君禁使勿與屬吏以民願輸告曰公不應仇公必甚府君曰民有錢甯不以輸國賦而入私門乎吾甯旦暮斥罷歸田畝誠不忍見若等剝民媚權貴也將按發窮其事屬吏叩頭謝罪良久乃已

湯子遺書卷首

行略

三

當是時天下爭輦金錢入都而府君屬無一人往者屢有求皆不行乙丑秋戶部因奏銷劾府君吏部奏奪俸六月

上復特免比大計藩臬空手入都都門索府君一刺不可得莫不竊恨然以

上知府君深無如何也丙寅春

皇太子將出閣

上諭吏部自古帝王諭教太子必簡和平謹恪之臣統領宮寮專資贊導江甯巡撫湯斌在講筵時素行勤慎朕所稔知及簡任巡撫以來潔己率屬

實心任事允宜拔擢大用風示有位特授禮部尚書掌管詹事府事聞

召卽議行蘇城罷市十餘日外郡之民亦接踵至日聚轅門外號泣伺府君出羣擁馬首甚欲閉城填巷又設數甌斂錢爲路費將叩

闥一日甌遽滿府君曰

詔旨甯可違乎委曲宣諭乃得行及行送者十餘萬人自蘇至六合不絕於道府君念大母年老乃便歸省視會

皇太子出閣屆期兼程北來旣見

湯子遺書卷首

行略

上

上喜甚問路所由具對因奏鳳陽災狀且言徐州雖已荷

恩蠲賦比入春尙苦饑

上遽遣官往賑活者無算

上問下河事下河者本減出河中水由高堰漕隄諸壩入高郵寶應興化泰州泰興山陽邳州沐陽等州縣田廬皆沒

上諭開渠入海以居黃河下故謂之下河初安嶽按察使于公成龍督理下河估金八十萬兩時于

受總河節制以圖議上而總河靳公輔駁其議曰
吾以勾股法測潮高內水五尺河開必內灌法當
築丈五尺隄起高堰屬之海盡收各壩水入隄束
高丈餘則潮不入而隄外可盡爲平田須運土三
百里外築圍水中澗取圍中土築隄非三百萬兩
不可隄成墾涸地爲田鬻之民以償庫

詔靳于廷議未決於是

上遣工部尙書薩公穆哈侍郎穆公成格會漕運
總督江蘇巡撫詢問民情民畏靳公多言願罷工
者府君曰是不可罷也上水日增而下無所洩不

湯子遺書卷首

行略

三

十年無淮揚矣靳徒以海內灌故異議海可內灌
甯俟今日且吳淞錢唐皆有潮何獨淮揚而慮內
灌乎今兩府蠲災外賦不滿三十萬不若請盡乞
民令有司督民自開河薩曰公言良是第奉

詔問民疏中又可入公語耶某見

上當面奏矣及見遂不奏至是府君具對如前語
上詰問薩等辭服皆革職自是忌者眾矣是時于
已擢直隸巡撫乃更用工部侍郎孫公在豐往督
之孫至言開河三便旬日下河水驟長疏鑿難施
上召靳公至

面諭塞河南岸及高堰壩靳堅不肯從曰壩塞隄必潰府君力爭

殿上已又及九卿爭午門外凡兩日紬其議竟閉減水壩一年時

上特命府君行坐講禮尋充

經筵講官未幾復總裁明史已更兼詹事官與會議屢蒙

垂問

恩禮殊異人固忌府君且大用而府君所執又數與要人忤因共謀誣府君誹謗構陷百端一時仰

揚子遺書卷首

行略

其權勢貪其賄遺者皆從而揚其波賴

上聖明終不信也丁卯五月因旱

上使內閣聚問九卿興革事宜府君請復夏秋兩稅及罷蘆課買銅曰春種未布而責民輸賦比糶盡一歲之入以償債且不足以故凶歲多逃亡逋賦豐歲亦不能有所儲蓄曩者國用不足取濟一時今

內帑充積如山何不復夏秋兩稅復勸農者有所積雖水旱不爲災不國民兩利乎至若蘆課新例並令買銅銅非市所常有權關終歲專購猶患缺

額奈何責職民事者辦此此不科取均貼必責成
蘆戶不若仍聽輸銀便時戶部某公遽起曰公休
矣卽欲變此法俟某去戶部乃可今不能也遂罷
會會五官靈臺郎董漢臣言十事忤閣臣意御史
劾漢臣越職言事希富貴內閣欲因下刑部究主
使

上問九卿獨府君白漢臣無罪已內閣復稱

旨傳問府君未對某公曰府君曰幸勿違眾議府
君厲聲曰

上因早求言漢臣應

湯子遺書卷首

行略

三

詔言事何罪大臣不能言反罪言者如此心何某
大慚自是恨刺骨居一二日

上幸海淀有輔導

皇太子之命數日病具疏辭內閣欲因之加罪

上不聽第責令回奏而忌者累章送上然亦不能
有所指

上輒報聞而已比府君回奏事輒已會詹事府復

劾府君薦耿介老不稱職部議革職

上薄其罰削五級留任而忌者愈益怒謀中傷益

力日夜叢謀必欲擠之死地人或告府君當防患

者或勸府君委曲使人請諸公爲解者府君笑曰
吾生平以義命自信且年逾六十復何求時抱病
杜門伏枕讀朱子文集丹黃點注無異平時
上終察知府君孤介不容於時

特遣御醫診視尋

命改工部尙書是日九卿會議府君入講不至科
道卽又劾府君部議降二級調用吏部尙書陳公
廷敬爭曰比者某等失朝從嚴乃奪六月俸何至
是然竟不能得

上復命留任先是府君留溥等代養是年七月不

湯子遺書卷首

行略

三

孝沆來都九月聞府君病不孝溥亦來府君見溥
等心頗喜曰我昨病幾危

上遣御醫診視今漸愈矣吾勢不能去倘不卽填
溝壑猶當勉報

君恩顧汝祖母年迫桑榆心中若割奈何不孝溥
恐府君心慟乃詭詞應曰祖母近稍健故某來耳
府君大喜曰若此母子相見尙有日也居數日奉
命詣潞河勘柁木越三日抵暮歸感風寒微嗽言
笑如平時漏下二鼓猶戒不孝溥等曰孟子言乍
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汝等養此真心

令時時發見久之全體渾然便可上達天德若但
依成規襲外貌終爲鄉愿無益也又粗問里中事
歎曰吾少年交遊零落盡矣問夜何其乃就寢曰
明朝尙會議也不孝溥等就枕展轉不能寐聞府
君嗽聲轉急披衣起視則喉中有痰疾呼尙能應
頃之遂卒嗚呼哀哉天何不殞滅溥等而奪吾父
之速耶家無新衣敝衣以斂束貼金銅帶加朝服
其上朝服緞卽

上賜也嗚呼痛哉

上聞遣學士多奇翁叔元以茶酒賜奠命馳驛回

湯子遺書卷首

行略

籍照尙書品級

頒賜祭葬皆出自

睿斷非閣臣擬

旨也在京師弔者莫不盡哀扶柩出都道旁騎者
多下馬拱立歎息以爲難得所過州縣莫不致祭
入雖境紳士父老白衣冠涕泣郊迎者近萬人相
與扁其柩前曰忠臣孝子雖兒童婦女莫不唏噓
沾襟也府君剛毅介直忠孝原於天性篤志聖學
潛脩默證內體諸心外見諸事平易確實不慕高
遠克勤小物未嘗放逸於性命之淵微造化之精

奧雖探討窮索而必以日用倫常爲可據於古今之治亂事機之得失皆綜貫會通而必以誠意正心爲有本生平無戲言戲動好學深思隨事體認天理久之愈益精明遇事坦然泰然有自得之樂明於審理而不惑利害循分自盡而不希名譽因事善處而不執成見見義勇爲而不計後功處紛錯心常甯一遇患難神色閒定當幾立斷而未嘗後時窮達一致而廓然無累自治甚嚴而待人甚寬宅心平恕而守法不阿遇卑賤而不侮對權貴而不懼溫然而不可犯侃然而未嘗激故其居官

湯子遺書卷首

行略

三

也未嘗有所與於人而人愛之未嘗有所威於人而人畏之僚友不言而咸服百姓聞風而革心雖頑梗黠悍之徒沈迷膠錮之俗莫不令之而卽行教之而輒化間有貪墨之吏強暴之徒不得已見之彈章加之刑憲者亦未嘗不以府君爲仁人也人皆知府君剛正廉介卓然有壁立千仞之操而其所以感之而立應旣去而民不能忘至誠惻怛痼瘼一體之心有潛入人而人不覺者世或未之知也生平居無廣廈出無文軒家無侍姬食無珍羞吳罍多隙地春月薺生日採食之不厭不孝等

嘗從容陳說以爲何太白苦府君色戚然不答不
孝等數數言之泣然流涕曰吾非欲儉汝祖母未
殉難時日食粗糲我未逮養故也生平無雜學因
先大父病始學醫卜葬地學堪輿占易以彖象爲
主常曰易非教人趨吉避凶祇審理之當否其進
退存亡介在幾微間非沈潛玩味不能得也人有
一言中理者輒心推遜之且終身不忘聞某處有
賢人及文學之士嘗以不見爲恨見四方人必問
其土俗民情遇節孝孜孜惟恐其沈沒所至興學
育才成就爲多至人有負己者過則輒忘不留於

湯子遺書卷首

行略

堯

心在林下時或勸之著書曰學貴日新今之所是
異日未必不以爲非何敢妄爲及再仕雖欲爲之
不暇也故著書最少所著有洛學編二卷補睢州
志五卷詩文二百餘首公移條約約十餘卷未盡
行世今江南常州府奉祀道南書院蘇人特建祠
於學宮有司以時致祭惟謹而紳士復肖像於懷
嵩堂中歲時瞻拜數郡畢至里中從祀鄉賢建特
祠奉烝嘗焉府君生於天啟丁卯十月二十日已
時卒於康熙丁卯十月十一日卯時享年六十有
一配我母馬氏封恭人州庠員鄉飲正賓諱中駿

公女子四長卽不孝溥廩膳生員娶王氏壬辰進士江西提督學政僉事諱震生公女次濬廩膳生員娶袁氏國子監監生諱賦諱公女三沆廩膳生員娶宋氏巡撫江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諱榮公女四準娶侯氏辛丑進士中書科中書舍人諱元棐公女女三長適己丑進士廣東韶州府知府趙公諱霖吉子監生登先府君卒次適己亥進士湖廣當陽縣知縣李公諱遙子廩膳生員中三適廩膳生員張公諱銘鼎子生員淑文俱馬恭人出孫五之旭聘丁未進士山西懷仁縣知縣崔公諱九

湯子遺書卷首

行略

罕

巖孫女廩膳生員諱玳女之暹聘江西提督學僉事王公諱震生孫女候選州同知諱組女之最聘當陽縣知縣李公諱遙孫女監生諱初女俱濬出之昶聘壬辰進士江南鎮江府海防同知吳公諱淇孫女監生諱學頤女之盼幼未聘俱沆出孫女七長適當陽縣知縣李公諱遙孫監生初子棗次適戊戌進士戶部右侍郎王公諱遵訓孫考成縣儒學教諭諱光臬子生員肇燁三許字庚戌進士原任內閣中書王公諱鏗孫監生諱涵子采俱溥出四五六七幼未許字四五七濬出六沆出康熙二

十八年十月四日奉窆於州城東南棘故城
賜葬新阡不孝溥等苦塊昏迷中和淚濡毫語無
倫次惟冀大人君子哀而賜之銘感且不朽

吳巖墓志銘

汪琬撰

康熙二十六年冬十月十一日工部尚書睢州湯
公斌薨於位年六十有一公之病也

上遣御醫診視及薨又

遣滿漢學士漣酪奠公柩

命其孤馳驛護公喪歸

詔予祭葬如故事訃聞於吳先是公嘗駐節吳中

湯子遺書卷首

誌銘

望

去逾年而吳人追思不忘爲公建生祠於學宮至
是會哭祠下者數千百人悉號慟失聲有識謂數
百年來自周文襄王端毅兩公而外巡撫未有如
公者也而前公巡撫江南者方柄用勢燄張甚忌
公聲望出己上又嘗以事徵賄鉅萬於吳有司有
司議率民財以應公禁不許遂銜公刺骨公旣去
吳還

朝

上眷注益厚忌者日夜用蜚語讒公於

上前必欲擠諸死地賴

上神聖稔知公無他公故得保功名以終道公捐館舍未逾月而忌者事敗踉蹌出都門凡都人士訖吳中父老子弟咸指斥夫己氏姓名戟手相詬詈以其媒孽公故也由是朝野公論始大白而公之志不獲伸於地上庶幾其伸於地下矣越明年諸孤將卜葬州東南黃岡之阡先期遣使以書及行狀來請銘琬嘗與公同爲史官又辱知交最深乃核其世次官闕事行之實序而銘之謹按公字孔伯別自號荆峴晚又號潛庵先世由滁州之來安以軍功爲金川門世襲百戶其後調睢陽衛遂湯子遺書卷首

誌銘

三

家於睢後又以功世襲指揮僉事五傳至明威將軍岷州衛守備諱易者公高祖也曾祖趙城縣縣丞諱希范祖州學生諱敏考州學生諱祖契以公貴封中憲大夫陝西按察司副使妣趙恭人李自成之亂恭人被執罵賊不屈死琬嘗文其祠堂之碑繼母軒太恭人公少不好弄稍長益以學自奮於書無所不讀而尤好習宋諸大儒書年甫踰冠舉順治戊子科鄉試明年會試中式越三年成進士改宏文院庶吉士授國史院檢討時方議修明史公疏言宋史修於元至正而不諱文天祥謝枋

得之忠元史修於明洪武而亦並列丁好禮普顏
不花之義

陛下應天順人而元二年間前明諸臣猶有未達
天心抗節以死者似不可槩以叛書乞頒寬宥之
詔俾史官得免瞻顧則諸臣幸甚政府見公疏不
悅

世祖召至南苑慰勞再四於是聲譽大著居無何
詔選翰林官任監司俾習知民事以需大用公與
在選中出爲潼關道副使於是中原初定

王師方下滇蜀關中當用兵孔道征調往還者旁

湯子遺書卷首

誌銘

聖

牟頗驕橫不戢民間苦之加以差徭煩重相率竄
走山谷公戒屬吏毋科取民財毋妄用驛夫兵來
吾自應之已而駕馭有法來者悉奉約束惟謹不
三年流民歸復業者踰數千戶關中多盜公嚴行
保甲法量地遠近俾民間各設鉦鼓礮石盜至卽
以次傳警頃刻數百里近者赴救遠者各扼要地
盜故不敢發發亦輒得所屬遂大治陞嶺北道參
政公治所在贛贛四省上游地窮山深箐大盜窟
穴其間時時出肆焚劫值海寇犯江甯贛人騷然
各洵洵思亂公密陳方略於上官擒盜魁一入誅

海上謀者一人及城中姦民與盜通謀者又一人而賞其餘黨賴人以靖上官方倚公如左右手而公念其父中憲公竟乞假歸矣自是里居將二十年性故廉介補衣素食怡然自適官吏不知公者或相陵侮亦置不校也中憲公服闋聞孫鍾元先生講學蘇門賃驢往受業門下每質所疑先生亟稱之歸而所得益遂所行亦益力屹然推中原巨儒舉朝賢士大夫交口稱說以薦舉復起

御試甲等補翰林院侍講與琬輩同入史館充日

講起居注官尋轉侍讀出典浙江鄉試還充明史

湯子遺書卷首

誌銘

總裁官既又直

經筵纂修

兩朝聖訓公在

上前進退翔雅敷陳詳盡深契

上意超擢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遂以右副都御

史巡撫江南陞辭之日

賜鞶馬綵緞白金五百兩繼

賜御書三軸諭曰展此如見朕也其眷注多類此

江南故習豪侈而吳中尤甚服食玩好多不節又

喜蒲博諸戲歲時婦女爭炫妝冶服嬉遊山水間

以爲常而市井無藉子率尙拳勇用鬪毆恐惕民
財事急卽恃勢豪爲囊橐不可究詰其尤無良者
則鬻身旗下借以修改釁公悉禁止不少貸素多
淫祠事楞伽山五通神尤嚴甚寒劇暑載鼓吹牲
帛往賽禱者駱驛相繼奸巫淫尼闖入人閨閣競
相煽惑吳人以是益困公廉得其狀躬至五通祠
取土偶投諸湖中眾始大駭久而又大悅服爲政
簡靜然下令期於必行賅吏蠹胥悉搖手屏足相
戒不敢犯重修泰伯祠朔望必往躬謁又謁范文
正公及周忠介公祠以爲眾勸數親詣學宮命諸
湯子遺書卷首

誌銘

望

生講孝經俾幼穉悉得列坐以聽拊循細民若惟
恐傷之者吳俗自是大變雖窮村僻壤莫不感頌
其政里巷因公之姓至以諺語呼公清湯云公屢
上疏訴吳人疾苦請改竝徵積逋爲分年帶徵請
捐十八十九兩年災欠請除邳州版荒田賦又請
捐明神宗朝所加九釐餉又請免淮揚徐水災諸
州縣賦部議或從或否而公初未嘗憚煩也二十
五年春有

詔擢禮部尙書掌詹事府事吳人空一城痛哭叩
轅門留公不得則塞城闔阻公行又不得則遮道

焚香以送者亡慮億萬人踰千里不絕及公渡淮乃已忌者覘知之愈益憾公

上遇公厚每會推會議必問湯某云何公亦感上殊遇凡是非可否必侃侃正言不啻不撓忌者方力謀中傷顧未有以發而會五官臺郎董漢臣上書言十事語侵內閣或言漢臣本不知書有代草者御史受風指深文劾漢臣內閣擬旨下部究主使

上乃命集九卿更議眾咸欲抵漢臣罪忌者逆沮公幸勿倡異議公曰彼應

湯子遺書卷首

誌銘

吳

詔言事耳大臣不言將愧謝之不暇而忍周內耶因舉手自指心曰如此中何忌者大慚且憤所以誣鱷公萬端且摘公去吳時教令中語指爲市恩干譽於是公已患病竟爲讒言所中有輔導皇太子之命公以病辭忌者欲藉是加罪

上不聽僅令回奏遂喉廷臣交章劾公又不聽後先報聞而已先是公病思歸自以新被讒不敢請告乃薦前道臣耿公介侍皇太子講冀以自代耿公老儒迂謹與舉朝不相得復喉廷臣劾公所薦非是部議革職

上特寬其罰鑄五級留任猶不愜忌者意羣謀中傷益急公適聞太恭人病乃上疏乞暫歸省

上遣使齎手詔慰諭且欲賜第京師命公迎養公叩頭言老母萬不能來奏上有

旨不允公去當公之乞歸也忌者宣言

上怒將隸公旗下得

旨猶祕之急召詣閣中公以病扶挾上輿道路譁傳湯尙書入旗矣皆泣下而蘇松諸郡客都下者數百人竝集鼓廳門將擊登聞鼓訟冤聞公還始散是時微

湯子遺書卷首

誌銘

一

上保全公禍幾不測矣己而皇太子見公羸瘠大驚曰公果病至此耶越數日

命改工部尙書忌者勢不得騁更謀興大獄羅織公罪不數日而公病遂革方禍急時或勸公委曲詣諸公居間俾稍解者公哂曰吾義命自安六十老翁尙何求哉或又勸公發忌者陰事以紓其禍公又曰吾有老母在未敢以此試也故士大夫咸以爲難配馬恭人子男子四曰溥曰濬曰沆皆州學生曰準子女子三適國子監生趙登諸生李中張叔文孫男五孫女七公平居潛心聖賢之學其

於性命之淵微造化之精奧無所不探而一以誠
正爲本於古今之治忽事會之得失無所不綜而
一以忠孝爲先所撰著洛學編一卷補睢州志五
卷詩文若干卷琬前在史館出入必偕藉公淬厲
講貫者甚至不知公於程朱何如以視真魏許姚
諸儒則當出其上矣琬方請急亦嘗諷公以歸未
幾而公欲薦琬爲明史副總裁自江南被

召又欲以宮寮薦琬固謝不可且曰願與公同其
退不願與公同其進也琬長於公三歲訖今猶視
顏人間而公不可作矣每一憶公輒淚涔涔被面
湯子遺書卷首 誌銘

哭

何忍執筆銘諸然琬雅以直諫爲公所許倘不能
白公之志而暴其受讒始末以示天下後世不幾
負我死友哉銘曰

猗湯屢遷肇興睢陽逮公之身彌久益昌爲國純
臣爲世儒碩道禰洛闡志宗稷益維我

世祖拔公妙年起家內院付以大藩翩然引身潛
蟄閭里

世祖儲之遺我

聖子入登侍從出拊江淮

帝念疲氓往哉汝諧再期政成遽蒙前席邁彼含

沙伏機以射何交之泰而命之遭屢習於坎出險
斯艱風雨露雷罔非

帝德

帝心簡在甯虞叵測生榮歿哀公奚憾焉天可必
乎人定勝天黃岡之邱不騫不圯塗是銘詩以埃

良史

謹按篇中所云忌者指明珠余國柱等而言
先生於康熙二十六年十一月卒至二十七
年二月以御史郭琇參
奏明珠余國柱皆革職

湯潛庵先生逸事 方苞撰

睢州湯公內召時吳人已建生祠刻石紀德政其
歿也巷哭里奠薦紳學士爭為誄表傳記其家有

湯子遺書卷首

吳

狀有誌銘有編年之譜而德教在民及詐不信之
先覺耳目眾著足為萬世標準者尚逸四事焉公
巡撫江蘇時上言歲祲免租民困少蘇而已必屢
舉於豐年富乃可藏於民免當年之租半中飽於
有司胥吏故每遇

國有大慶或水旱形見不肖者轉急徵以待
賜除必預免次年然後民不可欺吏難巧法

聖祖皇帝深嘉與之遂定為經法康熙年間

特諭戶部自今以往海內農田正賦編折銀通三
年輪免一年周而復始直省均以徧皆預免不問

豐凶其後雖以西邊事起中輟而大訓炳然籍藏於故府

聖子神孫當重熙累洽之餘必將繼志述事焉是公之訇謨實受其福者非一世也淮泗漲漫山陽鹽城寶應高郵興化泰州如皋七州縣蕩析離居上南巡命濬海口以洩積水勅于成龍主工植尋以廷臣議使受靳輔節制成龍議工費八十餘萬輔議海口沙淤非起高郵車邏鎮築高隄束內水高丈餘不能出海費三百七十八萬

上召輔及成龍面詢成龍力排輔議淮南士大夫湯子遺書卷首

辛

懼傷墳墓田廬亦廷爭之乃命尙書薩木哈學士穆成格會公及總漕徐旭齡合勘兼問七州縣耆老云何輔議本執政主之至是

上心頗是成龍廷臣知輔議勢不行欲并罷成龍功役淮南士民言海口不宜罷工者十八九謂宜并罷者亦十之一二使者意嚮之公力爭使者曰公言吾當口奏及公內召

上語及海口公對開一丈有一丈之利一尺有一尺之利

上愕然曰爾時汝胡不言公乃具陳前事詰旦召

二人與質對二人強辨公徐曰某故知有此汝行後卽彙士民呈牒並謀議具文書印冊存漕臣所漕臣亦如之存巡撫所檄取旬日後可覆視也二人語塞

上怒立罷之而發官帑遣工部侍郎孫在豐往濬下河公里人有受業公門者以黃門奉使過蘇謁公曰吾師方嚴孰敢以事請但東南鹽政大病於商民已聞知否公曰吾不知因條舉數事每發公詰難正言其非乃出謝商人曰吾師素明達獨於茲事未諳見謂無一可行比使歸踰月次第禁革湯子遺書卷首

至

一如所言黃門每語人曰吾師至誠而或以術馭人賢者固不可測也蘇之巨室有優侍容儀每闖入民宅多見貌相悅而與之私或結黨行強所犯累累有司不敢詰聞公至數月不出公使人微迹而得之痛予杖戒毋傷筋骨嚴伺守故瘡將合更薄笞朔望縛載以徇於市及四郊久之虜剝見骨逾半歲始瘐死由是奇褻浮淫者心悸相勸改前行蓋公之誠明仁勇皆自學問中出故道足以濟物而政無所偏卽此四事已足徵公治法之全矣而記述者乃逸之以是知紀事纂言非於道粗有

所聞不能無失其體要也余遊吳門與蔡忠襄之子方炳善告余以勢家深心疾公之由客京師見四明萬斯同傳慈谿姜宸英逸事記備載搆公者之陰謀巧言而狀誌年譜皆闕焉或事相牴或大體合而節目有異同乃徵於桐城張文端安谿李文貞長州韓宗伯錢塘徐冢宰皆曰三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蓋公未嘗以語家人而士大夫各述所聞之顯迹亦未能究悉其所以然故語焉而不詳耳乃並著之俾公之子孫就而求索以上之史館而三家之子孫亦藉是以不歿其先人所傳述也

湯子遺書卷首

湯中丞雜記

馮景撰

卷首

予問黃進士春江湯中丞潛庵自明至今撫吳者誰比曰海忠介周文襄得公而三因言公蒞任時某親見其夫人暨諸公子衣皆布行李蕭然類貧士而其日給惟菜韭公一日闔籩見某日市隻雞公愕問曰吾至吳未曾食雞誰市雞者乎僕叩頭曰公子公怒立召公子跪庭下而責之曰汝謂蘇州雞賤如河南耶汝思啖雞便歸去惡有士不嚼菜根而能作百事者哉并笞其僕而遣之公生日薦紳知公絕餽遺惟製屏爲壽公辭焉啟曰汪琬

撰文在上公命錄以入而返其屏及內擢詹事將
行百姓號呼如兒失母罷市三日各繪像以祀去
之日窮鄉下邑士女童雙手焚瓣香咸來會送民
共闔城門不得出公勞且慰曰吾何德而勞父老
乃至於此民皆羅拜涕泣良久乃得行徹簾數肩
不增一物於舊惟廿一史則吳中物公指謂道左
諸公曰吳中價廉故市之然頗累馬力嗚呼清興
以來八座之中一人而已宋李及知杭州在郡數
年不市吳中一物比去惟市白樂天集一部當時
賢之然李則郡守而湯公位開府又賢於幼幾遠
湯子遺書卷首

重

史官之闕

